

● 历史小说

血祭

◎ 秦无衣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中青院 11 000631007

血茶



秦无衣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茶/秦无衣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 7

ISBN978-7-5321-3747-3

I. ①血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7999 号

责任编辑: 海力洪
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血 茶

秦无衣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 字数 297,000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47-3/I · 2867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目 录

一 清明	1
二 谷雨	35
三 立夏	64
四 芒种	90
五 夏至	141
六 立秋	167
七 秋风	194
八 寒露	241
九 立冬	271
十 大雪	309
十一 惊蛰	319
十二 端午	358
十三 闰六月	377

一 清 明

这是大明崇祯十七年，也就是甲申年暮春三月上旬的某天深夜，武昌府的空气中有股潮湿的味道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

一艘名叫“水月”的大商船，正沿着武昌府外的长江，顺流而行，缓缓地向东南驶去。商船的主人刘思任，身着一套轻便的白色麻袷衫，坐在正对着舱门的几案边上，打着一把题有“慎独”的撒扇。迎面而来的江风吹拂在他的脸上，使他看上去显得有些憔悴。

他是山阴大儒刘宗周的公子，又是江南一带的大茶商，在南京、安庆、杭州、苏州、常州、松江、绍兴等地，开有十几个茶庄，一律冠以“明泉”之名，生意兴隆。而更让江南茶商们眼热的是，他一手经营的“明茶”，是嘉靖年间朝廷御定的贡茶，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使他的明泉茶庄名扬天下了。

他的随扈刘兴，给他烫上一大壶佛手露酒，再端上一盘风干武昌鱼，一盘红烧野鸭。他对着宽阔的江面，慢慢喝了起来。他在二十岁参加乡试以前是不沾酒的，只是在经商之后，因为长年江湖漂泊落寞，再加上商场上的应酬，才慢慢地喝了起来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，终于到了无一日不可无酒的地步，而且酒量惊人。

这次他专程上武昌来，一是顺路收购庐山的云雾茶，二是想说服拥兵

四十多万的一方总镇左良玉北上勤王。然而最后却黯然离开了，这不能不让他的心里觉得有些郁闷和窝囊。前几年在安庆时，他慷慨解囊，为左良玉出了一笔救急的军饷，让左良玉弹压住了一场即将发生的血腥兵变。而眼下左良玉骄横跋扈、得意非凡的作态，实在是兜头给了他一盆冷水，让一腔热血的他一下子冷静了许多。

后半夜时，船已行十来里水路，刘思任的酒兴尚浓，这时风势渐渐大了起来，夜空中飘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。

他正喝着酒，江岸上远处忽然有人大喊救命。刘思任一听像是个女子的声音，顿时想到这两天在武昌城里所见的兵痞们抢掠妇女的事，就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要出舱去看个究竟。舵把子洪哥说：“老爷，黑灯瞎火的，这一带咱们又人生地不熟，还是休管闲事为好。”

洪哥是个老江湖，这种事他见得多了。刘思任斟酌了一下，就心神不定地坐下了。

然而那女子的叫唤声却越来越近了，而且十分凄厉。刘思任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就来到船头。洪哥随后跟着出来。只见不远处一个年轻女子正趑趄着朝江边奔跑过来，后面是几簇灯笼火光。那女子渐渐近了，只见她一身白纱衫，裙被雨淋得湿漉漉的，乌黑而长的头发遮着脸面，一时看不清面目长相。她远远地看到刘思任，就大声哭着喊道：“客官快快救我！后面有恶徒要追杀我！”

刘思任见她的样子，想都没想，就对洪哥说：“洪哥，赶紧搭跳板，救人。”

洪哥心里叹了口气，他知道主人的脾气。碰到这种不平事，刘思任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洪哥叫出两个舟子，三人一起动手，很快就将跳板搭好了。刘思任高声招呼那女子上船来。可是那位女子看到窄窄的跳板又湿又滑，便拎着裙裾待在了岸边，手足无措。

刘思任见了，忍不住在跳板上一蹬，轻轻一跃上岸，随即把着她的手，

牵着她来到了船头。

这时，雨越下越大了，洪哥他们急急忙忙地将跳板收上船来。刘思任把那女子让进船舱，自己独立船头。刘兴也打着伞出来了，站在他的身后。

那几簇灯笼很快就晃到了江岸边，原来是几个或打着伞、或穿着蓑衣的男子。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看到刘思任气度不凡，不敢造次，就朝他抱抱拳说：“这位客官，在下是在鄂州罗知府大人手下当差的，多谢客官替我们截住了这位逃跑的女子，就请先生把她归还给我们，不胜感激。”

刘思任冷冷地说：“不知列位为何要追赶这个小女子？”

那个中年男子说：“她是我们知府大人家的小妾，今晚约好了想要跟人私奔。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这好事总该成双成对才是。眼见现在只有她一个人，却不知她要跟谁私奔？”

中年男子忽然沉下脸来说：“这你就不必多问了，马上把人交出来。”

刘思任说：“要是我不放人呢？”

中年男子冷笑着说：“那么你们今晚就别想过赤壁了！你应该清楚这里是谁的地盘！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那我倒要看一看，今晚我能不能过得了赤壁！”

这时，中年男子身后的几条汉子，揎拳捋袖地就要跳上船来拿人，却被他拦住了。刘思任朝洪哥递了一个眼色，洪哥拿起竹篙，重重地往岸上一撑，大船忽地驶离开岸边一丈多远。

中年男子朝着船舱大声说道：“泼娘，你想好了，你现在要回头还来得及，不然的话，待到明天我们逮住你，你后悔都没用了！在这一带，你是插翅也难飞的！”他又问刘思任：“客官，你敢作敢当，能否留个名儿，我等回去跟知府大人也好有个交代，日后与你也便于相见。”

刘思任冷笑着说：“在下山阴刘灼。你就回去告诉知府大人，这个女子

我要定了。我刘某跟宁南伯交情甚好，左良玉他不会不给我面子的。”

中年男子看着商船慢慢地离去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带着一行人走了。

刘思任回到船舱中，只见那个叫演娘的女子正在灯前垂泪，她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单薄、湿润的白纱衫紧贴着身子，把她的曼妙动人的身形，暴露无遗。单看身材，这女子委实让人心动。刘思任忙去柜子里拿出一套自己的衣服，让她先到后舱去梳洗一下，再把湿衣服给换了。

演娘从后舱回来时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刘思任看了眼目一新，不觉愣了一下。她的头发梳理得齐整了，挽了一个高高的发髻。清丽的眉眼间，带着几分晶莹的愁怨。刘思任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，显得宽松肥大，却又别有风味。

演娘来到刘思任面前，“嗵”地一下就朝他跪了下来：“多谢大官人相救！”

刘思任慌忙把她扶了起来，让她在几案边坐下，然后给她倒了一杯热酒，说：“演娘，我听你的口音，好像不是湖广人？”

演娘喝下一杯热酒，脸上红润了些。“官人说的没错，小女子的确不是本地人。这事说起来话长，小女子父亲本籍是四川泸州，小女子幼年时就跟着父母在福建、广东一带游宦，因此官话中夹杂着南人口音。方才要不是大官人搭救，奴家说不定就要葬身江中了。”

刘思任看着她的眼眉说：“我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女子。你能否告诉我实情？”

演娘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说：“官人还记得去年张献忠攻陷武昌的事吗？”

刘思任点点头。演娘哽咽着说：“我们一家老小前几年都去世了，就留下小女子孤苦伶仃一个人。小女子跟我们家的奶娘原隐姓埋名住在江夏一带，去年武昌城破之后，兵马杀到了江夏，奶娘被乱军杀死了。小女子无依无靠，只好寄身在一处尼庵中。后来张献忠的马兵南下攻取长沙，

小女子就费尽辛苦地去武昌找罗凡山，他原是我爹爹的旧部。没想到我找到他的时候，却又被他用花言巧语骗住了。他要我委身于他，我宁死不从，于是他逼我在他府上为奴。”说着，嚤嚤哭了起来。

刘思任说：“你说的那个混蛋，就是方才要迫拿你的那个武昌知府吗？”

湊娘说：“正是这个畜生，前些时，他为了讨好左良玉，要把小女子献给左良玉做小妾。小女子只能冒死逃了出来。”

刘思任忍不住拍案骂了一声“衣冠禽兽”。他想了一下，忽然正色问湊娘说：“湊娘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你爹到底是谁？”

湊娘呆了一会儿，然后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小女子一看刘大官人的仪表，就知道官人是个好人，因此我的身世也不必隐瞒你了。家父便是前福建巡抚，两广总督，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熊文灿。他因为几年前招抚了张献忠，后来张又出尔反尔地反了，崇祯皇上一怒之下，就将我们一家全都杀了，只剩下我一人跟着奶娘偷逃了出来。”

刘思任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原来你是熊大人的千金。你爹爹之罪，罪在一人而已，唉，你们一家……”

湊娘越发哭得悲恸了：“原来小女子也想追随家人去的，只是经不住奶妈的苦劝，说是我一定要含辛茹苦地活下去，寻找机会为家人申冤，因此才苟且偷生。本来指望罗凡山能替我们一家上书皇上，为我父亲昭雪，没想到又遇上了这等事。”

刘思任说：“熊小姐，既是如此，你也不必过于伤悲了。眼下时间已晚，今晚你就在我的前舱中歇息吧。明天你再告诉我今后的行程跟打算。”

湊娘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躬身谢过了。

刘思任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上多了一张被子，想来是刘兴怕他着凉给他盖上的。

他推开舱窗，只见外面的雨势已经小了一些，江面上雾气蒸腾，波涛也平息了不少。赶早的渔船正三三两两地散布在江面上。

他伸了个懒腰，正要喊刘兴上茶，却见湊娘已经端了一壶热茶和一盘点心，低着头从前舱进来，站在他的身边。刘思任发现她的眼睛红肿，显然昨夜哭过。

他怔了一下。原以为湊娘出身官家，一定是娇生惯养的，没想到她竟然懂得体贴人，因此对她的印象就好了些。他笑着接过湊娘给他倒的一杯热茶：“湊娘，昨晚睡得可好？”

湊娘微微别着脸说：“不好。”

刘思任“哦”了一声。“为什么？”

湊娘叹口气说：“大官人虽然救了小女子，但是我如今举目无亲，孤身一人，不知道前程是在何处？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既然你不知道该往何处去，为什么要逃跑出来呢？你不知道左良玉刚刚封了宁南伯吗？”

湊娘说：“小女子舍命逃走，原来是想去找一个人的。”

刘思任问：“谁？”

湊娘说：“不瞒大官人，就是我尚未过门的夫君。我爹爹当年在福建巡抚任上时，曾经跟闽南的郑家订有婚约，那时我才六岁多，我的夫君叫郑森。后来我爹爹离开了福建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”

刘思任说：“湊娘，既然你要去找郑森，那就要去闽南了。我刚好也要赶到闽中去烘焙、贩运今年的明茶。倘若你不嫌弃，可以跟我一起走，我们正好顺路，路上也好有个伴。不过，到时候你别忘了请我吃喜酒。”

湊娘高兴地说：“如此多谢大官人了。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你就不必一口一声地喊我大官人了，这称呼我听起来不上耳。你就叫我刘大哥吧。”

湊娘躬了躬身说：“是，刘大哥。”

刘思任说：“对了，你说你跟郑家公子已经有十来年没见面了，你们之间当初交换过什么信物没有？不要到时候人家不买账了。因为当时你爹爹的事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。”

湊娘想了想，就从领口处翻出一块两指大的透明的绿翡翠说：“我只记得，我娘当初告诉我定亲之事的时候，就在我的脖子上挂了这个绿翡翠观音，说是郑家给我们的信物，作为日后相见时的凭证。”

刘思任接过翡翠，把玩了一下：“这是产自缅甸的冰种翡翠，上面毫无瑕疵，应该是玉中的上品，非常贵重。不过这个翡翠刻的不是观音，而是妈祖，就是东南沿海一带航海人崇奉的一个女海神。这个信物好。”

湊娘说：“谁知道呢，郑芝龙是闽南海盗出身，要是我要去找的那个人是个丑八怪，或者是不长进的料，那如何是好？如果不是到了穷途末路，我还真不想去见他们呢！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现在想回到武昌去找左良玉，还来得及。”

湊娘顿了一下脚说：“刘大哥又取笑我了，那我不如一头撞死，还爽快些！”

阴雨过后，江上刮起了西北风，船只顺风而下，航行快了许多，不日便到了九江码头。刘思任把半个月前烘焙好，寄存在那里一家客栈里的几十石云雾茶装上了船，然后吩咐刘兴跟洪哥，务必小心地将这些茶叶送到南京的明泉茶庄总号，让掌柜沈九云盘点之后，再分送到杭州、苏州、安庆、常州、松江等各处茶庄分号。随后他就跟湊娘雇了一条小舟，顺着鄱阳湖南下，不几日就到了鄱阳镇，然后又上了陆路，改乘马车，向东南进发。

刘思任跟湊娘到达福州城时，已经是三月二十八的傍晚了。这时清明已经过了二十来天，想来周家庄姬峰上的清明茶，已经采摘得差不多

了。而从福州到他的岳丈周献的家周家庄，只要半天不到的行程，刘思任终于舒了口气。

他先在城东的一家名叫五福齐全的客栈住了下来。他是这里的老主顾，每年到闽中来贩茶，他都住这里，店里的老板跟伙计都认得他。

他开了两间房，然后跟湊娘说：“湊娘，你稍事休息一下，晚上我带你去泡正宗的温泉，然后再去找家餐馆，品尝一下福州风味小吃。”

湊娘说：“我在福州待过六年。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我一不高兴，奶妈就会带我到城里的街上去逛，那些雪片糕、光饼、橄榄、李干等零食，我可没少吃过。只是泡温泉没有什么印象了，好像那是男人们的事。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你那时是抚院大人的千金小姐，奶妈哪敢带你去泡温泉呢。我每年到闽中来采茶，都要在福州泡上几次温泉。现今城里的老温泉共有四家：温泉坊的内汤井、汤门外的外汤井，还有石汤泉和城东的崇贤里八角井汤房。都有很好的配套服务。”

湊娘说：“没想到刘大哥对这里的温泉情况这么熟悉。不过我一个女人家，总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抛头露面吧？！”

刘思任说：“你不知道，那些汤池都设有专门的浴室供官家女子洗浴。里面的设备十分讲究，还有一些婆子做修脚、搓背什么的呢。”

湊娘说：“我还是不想去。羞死人了！”

刘思任说：“那我就自个儿去了。你就在客栈里待着，回头我还要去一趟巡抚衙门，可能回来得晚一点。”

湊娘说：“你去巡抚衙门做什么？”

刘思任说：“安排你去闽南郑家的事啊。现今的福建巡抚张肯堂与我有些交情，也算是我当年游学松江时的业师，又是我岳父的门生，只要我开个口，他一定会好生看顾你的。”他看到湊娘似乎有点不太高兴，就笑着说：“你放心，这张抚台可不是罗凡山那样的鼠辈。”

湊娘说：“刘大哥，我现在不想去闽南了，我没见过郑森，也不知道他

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心里没底。说不定他如今是个小海盗呢。再说了，父母订下的婚姻，又不是我自己答应的，我干吗非要嫁给他不可？！还有啊，因为我父亲的事，他们会接纳我吗？说不定他已经跟别家女子成亲了。我就想跟着刘大哥，照顾你的起居。”

刘思任有点哭笑不得了。“你这丫头，我还有一大堆自己的事要干呢。况且我是个浪迹江湖的人，行踪漂泊无定，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！你跟郑森既然有婚约，还有玉妈祖信物，就该找上门去，也算对你的父母有个交代。”

湊娘红着眼睛说：“我身世这么坎坷，郑家的人要是知道了我这几年的事，他们肯定会猜疑我，不让我进门的。”

刘思任想了一下，觉得她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他想这事也许最好还是请张肯堂来解决，毕竟张肯堂跟熊文灿也是旧交。如果湊娘真要跟随着自己，那么麻烦定然多了。于是他跟湊娘说：“好了，这事还是等我泡好温泉回来后再说吧。”

刘思任跟客栈的老板交代了几句后，就出门去了。福州的暮春碧空如洗，只是空气中略微有些潮闷。刘思任去的八角井汤房，名声甚著，澡堂的郑老板跟他也熟。郑老板一见到他，大老远就抱拳招呼：“刘老板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已经等了你一年了。”

刘思任哈哈笑着说：“我这不是身上都发痒了吗？！最近生意可好？”

郑老板说：“吃我们这行饭的，倒是不愁没有客人。只是夏天一到，客人自然就少了些，除了那些老澡客，谁愿意来活受罪啊。”

刘思任笑着掏出一小锭霜丝纹银，递给郑老板：“郑老板，这是给伙计们的酒钱。”

郑老板推辞了一下便笑纳了。刘思任每次上他的澡堂子来，都出手大方，因此大家都惦着他。他让伙计给刘思任开了一个单间雅室，用心侍候。

福州的汤水是地下温泉，泡起来很过瘾，热得劲。满头汗津津的，身上软绵绵的，让人泡了还想再泡。泡完澡后，到堂边的竹榻上躺了，闭眼听着堂子里卖艺人的小调，那是享受。这时便有各色卖风味杂吃的过来，什么福清糕、夹馅、鱼丸汤、洋桃、光饼等，热闹得很。

刘思任在包间里则要清静点。他泡了一个时辰，然后上来躺在竹榻上。待诏过来给他做了半个多时辰的按摩修养。之后伙计送进来一碗姜丝橄榄茶，他喝了几口，就闭上了眼睛养神。这一个多月来四处折腾，他的确有点累了，每次躺下来时，都想好好地休息上几天。

这时，郑老板端着一壶热烫的福州青红酒、两碟小菜进来了。他先给刘思任倒了一杯酒：“刘老板，昨晚巡抚衙门的娄典簿上这里来泡澡，私下里说，巡抚衙门昨天接到南京通政司的加急邸报，李闯数天前已经攻陷京师外围了！”

刘思任听了，刚刚端起的酒杯，“当”的一声掉落在地，鲜红的青红酒在地上蔓延开来。他错愕地望着郑老板：“郑老板，这消息当真？”

郑老板说：“娄先生他不会跟我开玩笑的。况且你想，这种玩笑谁开得起呀？”

刘思任来不及擦拭身子，就草草地穿上衣服，出了雅室。要离开时，他又给了郑老板一锭银子，吩咐他叫个伙计，带上一盒牛皮糖、几块橘饼、一盒福清雪片糕、几样小菜，送到五福齐全客栈去交给湊娘。随后他就匆匆忙忙地在门口拦了一辆马车，直奔巡抚衙门而去。

郑老板望着他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：“人家官家都不怕天塌下来呢，刘老板倒先急了。”

当刘思任从抚院回到五福齐全客栈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他先去湊娘的房间看了看，却见屋子里空无一人，他让澡堂的伙计送来的的小吃一丝不动地摆在桌上，床榻却收拾得十分干净。他吃了一惊，赶紧喊了老板

过来，问他湊娘上哪儿去了？老板瞪大眼睛说：“刘老板，难道你家的妹子没告诉你？她说她有事先到周家庄去了，还穿上了男人的衣裳头巾，模样可笑呢。”

刘思任茫然地问道：“这丫头在福州举目无亲，她去的哪个周家庄？”

老板笑着说：“这福州府还会有第二个周家庄吗？！就是皇上赐过御匾的那个周家庄，离福州城大约六十多里的路。”

刘思任笑着叹了口气，心想，湊娘可能是不想让他把她托付给别人送到闽南，因此就先于他去了周家庄，那时他总不能将她赶走吧？而凭着她的心计，她定然是不难找到周家庄的。不过他略微觉得不安的是，接下来不知道她还要玩什么花样呢！

第二天一早，刘思任在城里置购了一担贵重物品，准备送给他岳丈做贺礼。他找了两个挑夫挑到渡口，随后雇了只小船。在水路走了约莫两个多时辰，来到了鹤皋镇。下了船又在青绿的溪水上走了两个多时辰，便到了周家庄。

周家庄依山傍水，庄旁边是两条清澈的小山溪，迤逦绕庄而过，而后在周家宅第前不远处，汇合成一道大溪流，向东拐去。庄子四周竹林密布，松涛成片，相映成趣。

周家庄后面是姬峰，都是百丈高的大山岩，绵延数里，峰顶上都是红土，植有大片的茶树。因为峰顶上常年云雾缭绕，这里出产的茶叶，十分精嫩，远近闻名，也是贡茶。从成化年间起，便深得宫中的垂青，后来嘉靖皇帝赐名“明茶”，名声于是大播于天下。

如今姬峰上的明茶，除了每年春秋两季进贡给宫里的数十斤细芽之外，剩下的都是由周太公的大女婿刘思任采购了去，然后在江南一带以重金出售，富豪们趋之若鹜，一斤明茶，往往价值十五两银子，比一般茶叶的价格要高出好多倍。而清明前采摘的明茶，即是贡茶，更为贵重。

刘思任刚刚走过小溪，周府门口已经有人眼尖看见了，就进去通报。不一会老管家赵及远远地迎了出来。赵及笑着说：“大姑爷，你终于来了！老爷跟太太都快要望眼欲穿了。”

刘思任笑着执起赵及的手：“赵老爷子，看你满脸红润的，可真是没见老啊！”说着，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小金豆来，合共约有四五两，纳在赵及手里：“这是前些时我在南京，从留守内务司的太监那里换的小玩意儿，老爷子拿去玩吧。你呀，多吃点东西，要是年年都能看到你，我心里就高兴！”

赵及笑哈哈地把金豆接过来，揣进怀里：“还不是托太公跟姑爷你们的福。唉，你每次来都要给我带东西，我老不好意思的。”

刘思任笑着说：“老爷子要这样说就见外了。”

两人笑着来到大门口，刘思任说：“对了，赵老爷子，这次我到福州来，同行还带了一个在武昌邂逅的年轻女子，她要到闽南去寻亲的。她可能在今天早上就先到了庄上了。不知道你们见到她没有？”

赵及愣了一下：“姑爷，庄上这几天除了来给老爷贺寿的客人之外，都没有其他的陌生人来过，更不用说一个陌生的女子了。”他知道这位姑爷一向怜香惜玉，但是把一个女子带到庄上来，却还是头一回，其中必有蹊跷，不过他也不好意思细问。

刘思任听说湮娘没来周家庄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他想，湮娘这次玩笑开得大了，她一个女人家，四处游荡，鬼知道会生出什么事来。如果她真出事了，他是于心有愧的。但是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对不住她的地方，倘若她真要自暴自弃，也只好由她了。不过，他的心里仍然不免有些焦灼。他嘱咐赵及说：“你让人到庄前去看看，如果那个女子来了，你赶紧让她来见我。”

赵及终于忍不住了：“大姑爷，这女子是谁呀？让你这么挂念的？！”

刘思任笑着指着他说：“老爷子，你可别想岔了。”

周府的门楣上，高悬着崇祯皇帝御笔书写的匾额。“高风亮节”四个鎏金大字，熠熠生辉。

周家是福州府的望族，明初永乐初年就从江南来到这里落户了，到如今已经衍息了两百多年。周太公名献，字子恭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后来官至松江府学教授，苏州知府，翰林院大学士，吏部左侍郎，文渊阁大学士。晚年致仕辞官归家后，自号节闲，人称节公，是德高望重的缙绅。

周太公身下有两男两女。大儿子周修涵，系原配夫人徐氏嫡出，崇祯元年进士，如今是詹事府少詹事，算是崇祯皇帝的贴身近臣，掌管东宫事务。大女儿周莘，也就是刘思任的夫人，也是徐氏所出，徐氏生下她之后不久就去世了。

周太公中年丧妻，十分凄凉。后来在苏州知府任上时，又娶了一房太太，名叫方竹枝，为人贤惠敦实。方氏的父亲原是留都南京太医院的太医，后来退隐在家，方氏因此除了女工之外，还学会了一手精妙的岐黄之术。二儿子周修流与二女儿周菊，都是周太公五十岁左右所生，晚年得子，太公难免视如璧玉，疼爱有加。而他和方竹枝更是相依为命，在致仕之后，更是如此了。

刘思任进了门，方竹枝跟她的女儿周菊迎了过来。方竹枝四十岁不到，风韵清雅，神采照人。刘思任慌忙先向她行了一个礼。尽管在名分上方竹枝应该算是他的长辈，但是他的年龄却比方竹枝还大两岁。他年轻时在松江游学多年，会一口吴语，就用苏州话跟她聊了起来。

方竹枝先问了他太太周莘的情况，他简单说了一下。“姨娘，怎么不见流儿了呢？”

方竹枝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孩子，哪有一刻闲得住呢！今天一大早就跑到后山的姬峰上去了，说是要跟悬念观的眠茶居士庄先生学烘焙茶叶。这两年一到采摘茶叶的时候，他就往姬峰上跑，顺便还跟庄先生学武功，正儿八经的学问倒不在意。”说完这话，忽然觉得不妥，就笑着说：“大姑爷，